

四庫全書

史部

卒於福州謚忠定綱負天下之望以一身用舍為社稷生民安危雖身或不用用且不久而其忠誠義氣凜然動乎遠邇每使者至金金人必問李綱趙鼎安否其為遠人所畏服如此 癸巳金以都元帥烏珠領行臺尚書省事 甲午詔作忠烈廟於仙人關以祀吳玠 癸卯帝謂大臣曰莫將奉使金國凡所議者可一錄付恐將妄有許可他日必不能守也 二月辛亥以劉錡為東京副留守李顯忠為南京副留守兩電 庚申以御史中丞廖剛為工部尚書剛每因奏事論君子小人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四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四

起上章浚灘正月盡重光
作盡九月凡一年有九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

紹興十年春正月丙戌以工部侍郎莫將充迎護梓宮奉
迎兩宮使知閣門事韓恕副辛卯提舉洞霄宮李綱卒

為之地由是二人驟進 先是詔三京路有宗室即發遣赴行在是月碭山男子劉遇僧自稱少帝第三子詣泗州守臣王伯路以聞下州司勘取得實決脊配瓊州牢城 先是言者多論崇觀宣政時事之失三月己卯詔自今只陳事之當否毋以崇觀宣政為口實務盡致恭之禮 甲申封閼伯為商邱宣明王 川陝宣撫副使胡世將屢言金人必渝盟宜先事為之備於是川口諸阨如仙人關和尚原殺金平有稍壞之處世將令忠

朋黨之辨反復切至又論人君之患莫大於好人從已
若大臣惟一人之從羣臣惟大臣之從則天下事可憂
剛本秦檜所薦至是滋不悅他日因對又請起舊相有
人望者處之近藩重鎮檜聞之曰是欲寘我何地耶既
積忤檜遂出臺名聞天下 丁卯以孟庾知開封府為
東京留守仇愈知河南府為西京留守 癸酉罷吏部
審量宣和濫賞從御史中丞王次翁言也時知太平州
秦梓知秦州王暉皆倚秦檜以恩倖得官次翁希檜旨

請及其部署未定亟宜收復幹布然之及達蘭誅遂大
閱國中兵於祁州己卯分四道入寇一寇山東貝勒聶
呼將之一寇陝西右監軍薩爾罕將之一寇河南叛將
李成將之而烏珠同三路都統及龍虎大王將軍韓常
擁精兵渡大河 金冊李仁孝為夏國主 甲申名徽
宗御製閣曰敷文 金烏珠自將精兵十餘萬與孔彥
舟鄺瓊趙榮抵汴乙酉入東京留守孟庾以城降烏珠
駐舊龍德宮遣使持詔徧諭諸郡知興仁府李師雄知

勇軍伐木十餘萬條并興洋一帶皆葺治之 己丑韓
世忠張俊入見 辛卯吏部員外郎朱松出知饒州以
右諫議何鑄奏其懷異自賢也 丙申賀正旦使蘇符
自東京歸初洪皓在冷山金古紳問以所議十事皓折
之古紳曰汝性直吾與汝如燕遣汝歸議遂行會莫將
繼來議不合囚之涿州事遂變符至東京金人不納乃
還 夏四月壬申僉書樞密院事韓肖胄罷 五月金
都元帥烏珠以歸地為非計而通古又言宋置戍河南

東京烏祿一名褒太祖孫許王鄂爾多子也 戊子胡
世將在河池知同州張恂遣人告急 權知永興軍郝
遠開長安城門納金人關中震動知陝州吳琦城守以
拒金人郝遠遣人持金檄書至宣撫司語不遜胡世將
焚之斬其使 己丑金人破西京留守李利用副總管
孫暉皆棄城走鈐轄李興率兵拒戰不克 庚寅知順
昌府陳規聞東京已降以報劉錡錡見規問曰事急矣
城中有糧則能與君共守規曰有米數萬斛錡曰可矣

淮寧府李正民皆束身歸命自是河南州縣望風納款
矣 丙戌金人取拱州守臣王慥死之 薩爾罕趣永

興陝西州縣所至迎降 東京副留守劉錡率所部王

彥八字軍三萬七千及殿司卒三千自臨安沂江絕淮

至渦口方食暴風拔坐帳錡曰此寇兆也主暴兵即下

令兼程而進聞金人敗盟南下錡與將佐捨舟陸行先

趣三百里丁亥至順昌府 金葛王烏祿以數千騎至

宋王臺南京留守路允迪朝服出城見之遂送允迪於

規亦力留錡共守錡所部選鋒游奕二軍及老幼輜重
相去尚遠遣騎趨之夜四鼓纔至城下旦得報敵騎入
陳州距順昌三百里闔城惶惑錡斂兵入城為捍禦計
人心稍定 辛卯詔以鎮江府所籍鄺瓊水陸田四十
三頃賜李顯忠 胡世將遣涇原經畧使田晟以兵三
千迎敵始金人之渡河也惟孫渥吳璘隨世將在河池
世將倉卒召諸帥議楊政田晟先至渥進曰河池無險
阻願公少退治兵仙人原清野以挫其鋒璘抗聲言曰

孫渥懦語沮軍可斬也璘請以百口保破敵世將壯之
指所坐帳曰世將誓死於此官屬韓詔等進曰渥實失
言不宜居幕下遂先遣晟還涇原渥赴熙河 是日岳
飛將李寶與金人戰於興仁府境殺數百人獲其馬甚
衆 劉錡所部八字軍以將駐於汴皆携孥行壬辰錡
召諸將問計皆曰金兵不可敵也請以精銳遮擊老穉
順流還江南錡曰我本赴官留司今東京為金所陷幸
全軍至此有城可守奈何棄之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斬

惟部將許清奮曰太尉奉命副守汴京軍士扶老攜幼
而來今避走易耳然欲棄父母妻子則不忍欲與偕行
則敵翼而攻何所逃之不如努力一戰於死中求生也
錡大喜乃鑿舟沈之示無去意寘家寺中積薪於門戒
守者曰脫有不利即焚吾家毋辱敵手也分命諸將守
諸門明斥堠募土人為間探於是軍士皆奮男子備守
戰婦人礪刀劍爭呼躍曰平日人欺我八字軍今日當
為國家破敵立功時守備一無所恃錡於城上躬自督

厲取劉豫時所造癡車以輪轆埋城上又撤民戶扉周
匝蔽之城外有民居數千家悉焚之凡六日經畫粗畢
而金遊騎已涉潁河至城下 癸巳知亳州王彥先叛
降於金 金人入永興軍趣鳳翔 丙申胡世將命吳
璘將二萬人自河池赴寶雞河南以捍敵遣楊政郭浩
為之聲援 己亥命劉光世為三京招撫處置使以援劉
錡 庚子以吳璘同節制陝西諸路軍馬聽胡世將便
宜黜陟處置軍事 辛丑提舉醴泉觀鄭億年改提舉

亳州明道宮初邊報至從官會食都堂工部尚書廖剛
謂億年曰公以百口保金人講和今已背約有何面目
尚在朝廷億年氣塞秦檜以為譏已也乃曰尚書曉
不當如是億年懼求去遂有是命 金人攻鳳翔府之
石壁砦吳璘遣統制姚仲等拒之仲奮身督戰金貝勒
哲庫被傷退屯武功先是金別將圍耀州郭浩遣兵救
之亦解去 壬寅金人圍順昌劉錡預于城下設伏擒
千戶阿黑等二人詰之云韓將軍營白沙窩距城三十

里錡夜遣千餘人擊之連戰殺敵數千既而金三路都
統葛王烏祿以三萬人與龍虎大王合兵薄城下錡令
開諸門金人疑不敢近初錡傳城築羊馬垣穴垣為
門至是與許清輩蔽垣為陣金人縱矢皆自垣端軼著
於城或止中垣上錡用破敵弓翼以神臂強弩自城上
或垣門射敵無不中者敵稍却復以步兵邀擊溺河死
者不可勝計時受圍已四日金兵益盛錡乃移砦於李村
距城二十里遣驍將閻充募壯士五百夜斫其營是夕

天欲雨電光四起見辮髮者輒殲之金兵退十五里錡
復募百人往或請銜枚錡笑曰無以枚也命折竹為器
如市井兒戲者人持一以為號直犯金營電所燭則奮
擊電止則匿不動敵衆大亂百人者聞吹器聲即聚金
人益不能測終夜自戰積尸盈野退軍老婆灣 六月

甲辰朔詔以淮東宣撫使韓世忠淮西宣撫使張俊湖
北宣撫使岳飛並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秦檜言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臣昨見金達蘭有講和割地之議故

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烏珠殘其叔達蘭藍公佐之
歸和議已變故贊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臣今請先至
江上諭諸路將帥同力招討如臣言不可行即乞罷免
帝嘉納之 秦檜以金人敗盟其言不讐甚懼謂給事
中無侍讀馮檝曰我去就未可卜前此大臣皆不足慮獨
君鄉家未測上意君其為我探之檝入見曰金人長驅
犯順勢必興師如張浚者且須以戎機付之帝正色曰
寧至覆國不用此人檜聞之喜檝曰適觀天意檝必被

遂即引疾求去丙午命提舉亳州明道宮 金烏珠在汴聞兵

敗即索靴上馬趣騎急行帥十萬衆來援劉錡會諸將問計或
言今已屢捷宜乘此勢具舟全軍而歸錡曰朝廷養兵十五年
正為緩急之用況已挫敵鋒軍聲方振縱衆寡不侔當有進
無退且敵營甚邇而烏珠又來吾軍一動彼躡其後前功俱廢
使敵侵軼兩淮震驚江浙則平生報國之志反成誤國之罪衆
皆感動思奮曰惟太尉命錡募得曹成等二人諭之曰遣汝作
間事捷重賞第如我言敵必不殺汝今置汝綽路騎中汝遇

敵則佯隊馬為敵所得敵帥問我如何人則曰太平邊帥子喜
聲伎朝廷以兩國講和使守東京園逸樂耳二人果被執烏珠問
之對如錡言烏珠喜曰此城易破耳即置驚車砲具不用明日
錡登城望見二人荷械遠來縋而上之於械上得文書一卷
錡懼惑軍心立焚之戊申以劉錡為沿淮制置使 胡世將
命吳璘楊政以書遺金薩爾罕約日會戰已酉薩爾罕遣呼紐
郎君以三千騎至都統制李師顏率統騎擊走之呼紐入扶
風縣城守薩爾罕遣軍策應不能勝而退師顏攻拔扶風

獲三將及女真百十七人別遣裨將攻鳳翔西城外砦
薩爾罕怒自戰於百通坊列陣二十餘里統制姚仲等
力戰破之殺獲尤多 壬子金烏珠攻順昌府先是烏
珠至城下責諸將喪師衆皆曰南兵非昔比元帥臨城
自見劉錡遣耿訓以書約戰烏珠怒曰劉錡何敢當我吾
破汝城直用靴尖趯倒耳訓曰太尉非但請戰且謂太
子必不敢濟河願獻浮橋五所濟而大戰烏珠曰諾乃
下令明日府治會食且折箭為誓以激其衆遲明錡果

為浮橋於潁河上且毒潁上流及草中戒軍士雖渴死
毋飲于河飲者夷其族敵用長勝軍嚴陣以待諸帥各
居一部衆請先擊韓常軍錡曰擊韓雖退烏珠精兵尚
不可當法當先擊烏珠烏珠一動則餘無能為矣時天
大暑敵遠來疲敝晝夜不解甲人馬飢渴食水草者輒
病錡士氣閒暇軍皆番休方晨氣清凉按兵不動逮未
申時敵力疲氣索忽遣數百人出西門接戰俄遣數千
人出南門戒令勿喊但以銳斧犯之統制官趙搏韓直

身中數矢戰不已士殊死闖入其陣刀斧亂下敵大敗
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餘明日乙卯烏珠拔營去鎬遣
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烏珠被白袍乘甲馬以牙
兵三千督戰兵皆重鎧號鐵浮圖戴鐵兜牟周匝綴長
簷三人為伍貫以韋索每進一步即用拒馬擁之退不
可却官軍以鎗標去其兜牟大斧斷其臂碎其首敵又
以鐵騎分左右翼貫以韋索三人為聯號拐子馬皆女
真為之號長勝軍專以攻堅戰酣然後用之由來所向

無前錡戒軍士持一小笛中實以煮豆入陣則割棄之
豆皆狼籍馬聞豆香低頭欲食又多為竹笛所滾脚下
不得地遂為錡軍所殺自辰至申敵敗錡以拒馬木障
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餉戰士如平時敵
不敢近食已撤拒馬木深入斫敵又大破之棄尸斃馬
血肉枕籍車旗器甲積如山阜烏珠所恃以為強者十
損七八至陳州數諸將之罪韓常以下皆鞭之遂還汴
是役也金兵數十萬錡衆不盈二萬出戰僅五千人初

秦檜奉命錡擇利班師錡不奉詔戰益力錡御軍嚴整
每遇出戰除守禦人外非帶號挂甲者不得登城城中
居民各闔戶守家金人嘗夜遣人近城竊聽城中絕無
雞犬聲內外肅靜莫有犯者故能以寡勝衆先是劉
錡告急帝命岳飛馳援賜飛札曰設施之方一以委卿
朕不遠度飛乃遣王貴牛皋楊再興孟邦傑李寶等分
布經畧西京汝鄭潁昌陳曹光蔡諸郡又命梁興渡河
糾合忠義社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兵東援劉錡西援郭

浩自率大軍長驅以圖中原將發密奏言先立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常厥居以示無忘復讐之意帝得奏大褒其忠授少保河南北路招討使 丙辰岳飛將牛皋及金人戰於京西敗之 己未郭浩遣統制鄭建克等攻破金人於澧州復其城 壬戌僉書樞密事樓炤以父憂去位秦檜力主和議 甲子奏遣司農少卿李若虛詣岳飛軍諭指班師 初金薩爾罕與吳璘楊政夾渭河而陣璘駐兵大蟲嶺薩爾罕自登西平原覘之曰善

戰者立於不敗之地此難與爭引去趣邠州田晟遣統制曲汲秦弼拒之於青谿嶺胡世將又遣王彥揚從儀分道而出每戰金人輒敗薩爾罕自將銳兵攻青谿汲弼戰敗棄青谿走王彥率兵迎金人戰於盤堠免耳敗之薩爾罕還屯鳳翔乙丑湖北提點刑獄向子志罷以總領官魯慥劾其罪故也子志好論人物無所忌諱嘗與胡安國談當世士安國頗稱秦檜靖康時事子志曰與檜同時被執軍前鮮有生者獨檜數年之後盡室

航海以歸非大姦能若是乎安國子寅初猶以為過後
乃信服于志再以毀去自是閒居凡十九年 庚午以
劉錡為武泰軍節度使侍衛馬軍都虞候既入遣中使
撫問賜札云卿之偉績朕所不忘 韓世忠遣統制王勝
率背嵬將成閔北伐遇金人於淮陽軍南二十里水陸
轉戰掩人於沂河死者甚衆奪其舟二百 是月金人
圍慶陽府權知府事宋萬年固守不能下 岳飛領兵
援劉錡與金人戰於蔡州復其城 福建宣撫大使張

浚以淮上有警條畫海道舟航利害奏之帝嘉其忠遣
中使獎諭浚時大治海舟至千艘為直指山東之計以
俟朝命 閏月癸酉朔張俊遣統制宋超敗金人於永
城縣朱家邨 甲戌追孟庾路允迪官徙家屬遠郡

丙子涇原經畧使田晟及金人戰於涇州敗之初撒窩
喝既為王彥所却遂自鳳翔悉兵攻涇州晟據山為陣
乘敵壁壘未定奮兵掩殺自己至申連戰皆捷 甲申
田晟及金人再戰於涇州敗之乃以兵攻陝西諸郡未

下者胡世將亦離河池登仙人原山若為防秋之計保險以自固 張俊遣統制王德援潁昌兵還就檄德復宿州德倍道自壽春馳至蘄縣與金遊騎遇遂入城偃旗卧鼓遊騎引去丙戌德潛師至宿州夜半薄金營金人阻汴水邀戰德策馬先濟步騎從之遙謂金人曰吾與爾大小百戰雖名王貴酋莫不靡碎爾何為者金將高統軍遂投兵降守將馬秦馳入城閉門固守德叱其子順先登秦遂降宿州平德乘勝趨亳州 己丑永興軍

鈐轄傅忠信等與金人戰於華陰縣敗之 李若虛見
岳飛於德安府諭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輕動宜且班師
飛不聽若虛曰事既爾勢不可還矯詔之罪若虛當任
之飛許諾遂進兵 壬辰岳飛遣統制張憲擊金將韓
常於潁昌府敗之復其城丙申又復淮寧府 趙鼎初
罷郡還紹興上書言時政秦檜忌其復用乃令中丞王
次翁劾鼎丁酉責興化軍居住次翁言之不已遂以散
官漳州安置 岳飛將郝叚張應韓清復鄭州 河南

兵馬鈐轄李興聚兵應岳飛復汝州及伊陽等八縣金
河南尹李成遁走詔興知河南府 韓世忠遣王勝王
權復海州父老裒金帛以犒軍勝不受世忠每出軍必
戒以秋毫無犯軍所過耕夫皆荷鋤而觀 張俊率統
制宋紹等及王德會於城父時酈瓊與金葛王烏祿在
亳聞德至瓊謂烏祿曰夜叉未易當也即遁去德入亳
州請於俊曰今兵威已振請乘勝進取俊不從引軍還壽
春初靖康時德以十六騎徑入龍德府縛金守臣姚璠

獻於朝欽宗問狀璫對曰臣就縛時止見一夜叉耳由
是人呼為王夜叉 己亥陳規改知廬州時秦檜欲班
師故命規易鎮淮右 金人救海州王權等逆戰敗之
復懷二縣 庚子趙鼎再責潮州安置以右諫議何鑄
再䟽論之故也制畧曰朋奸罔上惡殆並於共兇專利
擅權罪實侔於楊李 秋七月癸卯岳飛遣張應韓清
會李興復永安軍 丙午以御史中丞王次翁參知政
事秦檜薦次翁為中丞故凡可以為檜地者無不力為

之及金人敗盟帝下詔罪狀烏珠次翁懼檜得罪因奏
曰前日國是初無主議事有小變更用他相後來者未
必賢而排黜異黨紛紛累月不能定願陛下以為至戒
帝深然之檜德其言遂引為同列於是檜位復安公論
不能撼搖矣 岳飛留大軍於潁昌命諸將分道出戰自
以輕騎駐郾城兵勢甚銳金烏珠大懼會諸帥欲併力
一戰飛聞之曰金人技窮矣乃日出挑戰且詈之烏珠
怒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韓常之兵逼郾城已酉飛

遣子雲領騎兵直貫其陣戒之曰不勝先斬汝雲與金人戰數十合金尸布野烏珠以拐子馬萬五千來飛戒步卒以麻札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飛軍奮擊遂大破之烏珠大慟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因復益兵而前部將王剛以五十騎覘敵遇之奮斬其將飛時出視戰地望見黃塵蔽天自以四十騎突戰敗之 庚戌永興軍統領辛鎮及金人戰於長安城下敗之 癸丑以楊沂中為淮

北宣撫副使劉錡為判官 金烏珠既敗於郾城憤甚
合師十二萬次臨潁甲寅岳飛遣統制楊再興王蘭等
以三百騎擊之於小商橋殺二千餘人及萬戶薩巴千
戶百人再興死獲尸焚之得箭鏃二升飛痛惜之張憲
繼至復戰烏珠夜遁追奔十五里中原犬振飛謂子雲
曰敵屢敗必還攻潁昌汝宜速援王貴既而烏珠果至
乙卯貴將游奕雲將背嵬戰於城西雲以騎兵八百挺
前決戰步軍張左右翼繼之殺烏珠壻夏金吾副統軍

尼瑪哈索烏珠引兵還汴飛又使梁興會太行忠義及兩河豪傑敗金人於垣曲又敗之於沁水遂復懷衛州斷金人山東河北之道金人大恐飛進軍朱仙鎮距汴京四十五里與烏珠對壘而陣遣背嵬騎五百奮擊大破之烏珠遁還汴京飛檄陵臺令行視諸陵葺治之壬戌岳飛奉詔班師自郾城還先是紹興五年飛遣梁興等布德意招結兩河豪傑山砦韋銓孫謀等斂兵固守以待王師至是兩河豪傑李通等帥衆歸飛金人動息

山川險要一時皆得其實中原盡磁相開德澤路晉絳汾隰之境皆約日興兵與官軍會其所揭旗以岳為號父老百姓爭挽車牽牛載糗糧以饋義軍頂盆焚香迎候者充滿道路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烏珠欲簽軍以抗飛河北無一人應者乃歎曰自我起北方以來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金將烏凌訶思謀素號桀黠亦不能制其下但諭之曰毋輕動待岳家軍來即降金統制王鎮崔慶李覲崔虎華旺等皆率所部降飛其龍虎大王之

將奇徹等亦密受飛旗榜自其國來降韓常亦欲以衆
五萬內附飛大喜語其下曰直抵黃龍府與諸君痛飲
耳方指日渡河而秦檜欲畫淮以止棄之必欲與金和
諷臺臣請班師飛奏金人銳氣沮喪盡棄輜重疾走渡
河而我豪傑向風士卒用命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
飛志銳不可回乃先請詔張俊楊沂中等歸而後上言
飛孤軍不可久留乞令班師一日奉十二金字牌飛憤
惋泣下東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自郾城引

兵還民遮馬慟哭訴曰我等頂香盆運糧草以迎官軍
金人皆知之相公去我輩無噍類矣飛亦悲泣取詔示
之曰吾不得擅留哭聲震野飛留五日以待民徙從而
南者如市飛亟奏以漢上六郡間田處之方烏珠敗於
朱仙欲棄汴而去有書生叩馬曰太子母走岳少保且
退矣烏珠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我五十萬京城日夜
望其來何謂可守書生曰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
能立功於外者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烏珠悟遂

留不去及飛還烏珠遣兵追之不及而潁昌淮寧蔡鄭
諸州皆復為金有飛至鄂力請解兵柄不許已而入覲
帝問之飛但拜謝而已 乙丑金人圍淮寧府守臣趙
秉淵棄城南歸 辛未金人攻盤屋王俊逆戰於東路
谷却之 八月壬申朔以張九成喻樗陳剛中凌景夏
樊光遠毛叔度元盥七人謗訕和議貶官有差秦檜惡
九成謫知邵州交游皆絕惟汪應辰通問及喪父衆猶
攻訐落其職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剛中

嘗以啟賀胡銓之謫為檜所深惡至是謫知安遠縣尋
卒安遠屬贛州濱嶺地惡瘴深諺曰龍南安遠一去不
轉言必死也 乙亥韓世忠圍淮陽軍不克 戊寅知
陝州吳玠遣統制侯信叔金人中條山砦敗之翌日又
戰於解州境殺其將毛罕 庚辰金人來救淮陽軍韓
世忠逆戰於洑口鎮敗之是日別將劉寶等以舟師至
千秋湖遇酈瓊兵與之戰大捷獲戰船二百 壬午李
成以五千騎犯西京守臣李興擊却之 楊沂中兵至

宿州金遣間告敵騎數百屯柳子鎮丁亥沂中自將五
百騎夜襲之不見敵而還金人以精兵伏歸路沂中軍
潰遂自壽春走歸泗金人屠宿州 甲午川陝宣撫司統
領王喜等遇金人於沂陽敗之 九月壬寅朔遣起居
舍人李易諭韓世忠罷兵 丁未楊政遣統制楊從儀
夜襲金人於鳳翔府敗之 戊申金人復入西京李成
數為李興所敗乞師於烏珠得蕃漢軍數萬興度衆寡
不敵棄城去寓治於永寧之白馬山 庚戌合祀天地

於明堂 戊午宰執奏事帝謂秦檜曰士大夫多樂在朝廷不樂在州縣蓋朝廷遷進多州縣遷進少卿等可擇州縣之有治狀者當如漢增秩賜金使內外之勢均也 辛酉臨安府火延燒省部倉庫 金左丞相蕪侍中古新始與鄂特本共誅富埒呼額爾衮至是有讒於金主者癸亥賜古新詔曰師臣密奏姦狀已萌心在無君言宣不道逮燕居而竊議謂神器以何歸稔於聽聞遂致章敗遂賜死并殺尚書右丞蕭慶及古 子昭武大

將軍巴達符寶郎滿達時金主未有嗣子故嫉古者

以此言譖之後知古新死非其罪贈儀同三司邢國公

改葬之蕭慶亦贈銀青光祿大夫東道諸州解額少

多求牒試於轉運司每七人取一名比之本貫難易百

倍秦檜居永嘉引用州人以為黨助吳表臣林待聘號

黨魁名為從官實操國柄凡鄉士皆登要途更相扳援

無復程度是秋兩浙轉運司移試凡解二百八人而溫

士得四十二檜與王次翁子姪與選者數人揭榜之日

士論大駭自置舉場以來未之有也

此據中興紀事本末及間居錄修入

冬十月癸酉復張浚觀文殿大學士乙亥龍圖閣

直學士范冲徽猷閣待制王居正並落職以中丞何鑄論其罪故也金薩爾罕陷慶陽河東經畧使王忠植

死之忠植本太行義士以復石代等十一州功授河東路經畧安撫使及薩爾罕攻慶陽知府宋萬年拒守胡世將檄忠植以所部救之行次延安叛將趙惟清執忠植詣薩爾罕使甲士引至慶陽諭降忠植佯許之既至

城下大呼曰吾河東步佛山忠義人也為敵所執使來
招降願將士勿負朝廷堅守城壁薩爾罕怒詰之忠植
披襟曰當速殺我遂遇害庚辰萬年以城降事聞贈忠
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諡義節官其子孫十人 辛
卯金人迫陝州吳琦率兵迎擊敗之 庚子金人襲洮
州攻鐵城堡統制孔文清惠逢擊敗之是月劉錡入見
十一月戊申金將合喜自潼關出攻陝州守臣吳琦擊
却之 鳳翔統制楊從儀敗金人於寶雞 金主興禮

樂立孔子廟於上京求孔子後得四十九代孫承奉郎
璫癸丑命襲封衍聖公 十二月丁丑金地震 壬午
上皇太后冊寶於慈寧殿 是月楊沂中引兵還行在
初李興既屯白馬山砦李成以蕃漢數萬衆圍之時
興家屬居襄陽唯幼子在側圍益急士心頗搖興謂諸
將曰興與諸軍當死守苟或不幸吾豈為敵汙者當抱
此兒投崖以謝天子諸將皆感泣由是守益堅金遣使
賫黃榜招興以奉國上將軍河南尹興得檄不啟立斬

其使以檄聞於朝白馬受圍久方冬泉涸軍民乏絕興
焚香默禱一夕大雪泉源皆溢成知興不可屈乃即山
下屯兵積糧為持久計興潛遣將士夜焚之成大挫徑
歸西京 金既取河南猶慮中原士民懷貳始創屯田
軍凡女直奚契丹之人皆自本部徙居中州與百姓雜
處計其戶口授以官田使自播種春秋量給其衣若遇
出師始給錢米凡屯田之所自燕南至淮隴之北俱有
之皆築壘於村落間

十一年春正月癸卯鳳翔統制楊從儀敗金人於渭南
庚戌張俊入見 金羣臣上其主尊號曰崇天體道
欽明文武聖德皇帝初御袞冕癸丑謝太廟大赦改元
皇統 金人攻壽春守臣孫暉統制雷仲合兵拒之初
烏珠敗後留屯京亳出入許鄭之間簽兩河軍與舊部
凡十餘萬以謀再舉及聞秦檜召諸軍還遂有此師丁
巳壽春陷孫暉雷仲棄城去 己未劉錡自太平率兵
二萬援淮西 庚申金人渡淮 乙丑劉錡至廬州城

下敵騎大集錡少退以避其鋒丙寅金人入廬州遣輕
騎追錡而不敢逼相持至暮各解去 戊辰金人攻高
州守臣邵隆焚倉庫毀廬舍而遁敵入城據之 己巳
命楊沂中帥兵赴淮西岳飛進兵江州 二月癸酉張
俊遣王德渡江德曰淮者江之蔽棄淮不守是謂脣亡
齒寒也敵數千里遠來餉道決不繼及其未濟急擊之
可以奪氣若遲之使少安則淮非吾有矣乃渡采石俊
督軍繼之宿江中德曰明旦當會食歷陽是夜復和州

晨迎俊入金烏珠退屯昭關 邵隆破金人於洪門復

商南 乙亥金人復來爭和州張俊敗之 丙子王德

敗金人於含山 戊寅金命致仕官職至三品者給半

俸 己卯闕師古李橫敗金人於巢縣復其城 癸未

王德田師中等復含山及昭關 甲申李顯忠遣統制

崔臯敗金人於舒城 乙酉金改封徽宗為天水郡王

淵聖為天水郡公故遼主海濱王延禧為豫王 丁亥

楊沂中劉錡大敗金兀朮軍於柘臯初劉錡自太平渡

江與張俊沂中會而廬已陷錡乃與關師古據東關之險以遏其衝引兵出清溪兩戰皆捷烏珠以石臯地坦平利用騎因駐師以待錡進兵與烏珠夾石梁河而陣河通巢湖廣二丈錡命曳薪壘橋須臾而成遣甲士數隊踰橋卧槍而坐遣人會合俊沂中之師翌日沂中及王德田師中張子蓋諸軍既至惟俊後期錡與諸將分軍為三渡河擊之師中欲俟俊德曰事當機會復何待即與錡迎敵沂中繼之烏珠以鐵騎十餘萬分為兩隅

夾道而陣德曰敵右陣堅我當先擊之麾軍渡河首犯其鋒一將被甲躍馬而出德引弓一發而斃乘勝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從之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沂中曰彼恃弓矢吾有以屈之使萬人持長斧如墻而進敵遂大敗德與錡等追之又敗於東山敵望見驚曰此順昌旗幟也即走保紫金山是役也失將士九百人金人死者以萬計己丑烏珠復帥兵逆戰於店步沂中等又敗之乘勝逐北遂復廬州張俊愛妾章氏即

杭妓張穠也頗知書柘臯之後俊遺書屬家事章荅書
引霍去病趙雲不問家事為言令勉思報國俊以其書
奏聞帝大喜親書獎諭賜之加封雍國夫人是月虔吉
州盜患悉平 三月庚子朔福建安撫大使張浚進鬻
官田及賣度牒錢六十三萬緡助軍用帝降詔獎諭復
浚特進 言者謂敵雖遁去兩淮郡守當易以武臣使
之深溝高壘常若敵至而選通判俾治民事從之 乙
巳張浚楊沂中劉錡奉詔班師行纔數里諜報金人攻

濠州甚急俊乃復邀沂中錡曰會於黃連埠同往援之
距濠六十里丁未金人陷濠州鈐轄邵青死之俊召諸
將計事沂中欲戰錡曰本來救濠今濠已失進無所依
不若退師據險徐為後圖諸將皆曰善三帥鼎足而營
或言敵兵已去錡謂俊曰敵得城而遽退必有謀也宜
嚴兵備之俊不聽且欲自以為功謂錡無往而令沂中
與王德將神勇步騎六萬直趣濠州列陣未定烟起城
中金人伏騎萬餘分兩翼出沂中顧德曰何如德曰德

小將安敢議事沂中以策麾軍曰那回諸軍以為令其走也遂潰而南無復紀律金人追之死者甚衆韓世忠帥師至城下亦不利而退沂中遂入滁州俊軍入宣化鎡軍入藕塘方食俊遽至曰敵兵已近奈何鎡曰楊宣撫兵安在俊曰已失利還矣鎡語俊毋恐請以步卒禦之鎡麾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鎡曰順昌孤城旁無赤子之助吾提兵不滿二萬猶足取勝况今得地利又有銳兵耶遂設三覆以待俄而俊謂鎡

曰謀者妄也乃戚方殿後之軍耳乃皆還時朝廷雖命三帥合軍不相節制然諸軍進退多出於俊而俊以沂中為腹心與錡有隙柘臯之戰奏賞諸軍獨不及錡錡以順昌之功驟貴故諸將頗嫉之 辛亥金烏珠韓常

與龍虎大王疾驅至廬州帝趣岳飛應援凡十七札飛奏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京洛以擣之彼必奔命可坐而敝帝不從飛方苦寒嗽力疾而行又恐帝急於退敵乃奏臣如搗虛勢必得利若以敵方在邇未

暇遠圖欲乞親至蘄黃以議攻却帝乃詔飛會師蘄黃
飛至濠而城已陷遂還兵舒州以俟命 楊沂中渡江
歸行在 壬子金烏珠渡淮北去 癸丑張俊渡江歸
建康丁巳劉錡渡江歸太平 戊午金主親祭孔子廟
北面再拜退謂侍臣曰朕幼年游俠不知志學歲月逾
邁深以為悔孔子雖無位其道可尊使萬世景仰大凡
為善不可不勉由是頗讀尚書論語及五代遼史諸書
或以夜繼焉己未宴羣臣於瑤池殿適烏珠遣使奏捷

侍臣多進詩稱賀金主覽之曰太平之世當尚文物自古致治皆由是也 夏四月己卯參知政事孫近罷金人之攻淮西也近請召張浚都督諸軍秦檜大惡之及敵退中丞何鑄侍御史羅汝楫交章論近遂予祠 秦檜恐諸將梗和議欲盡收其兵權給事中范同獻計於檜請除韓世忠張俊岳飛樞府則兵權自解檜喜乃密奏以柘臯之捷召三帥赴行在論功行賞於是世忠俊皆入朝飛至獨後檜憂之甚用王次翁計以明日帥三

大將置酒湖上欲出則語直省官曰姑待岳少保來益
令堂厨豐其燕具如此展期以待者六七日而飛始至
壬辰遂拜世忠俊樞密使飛為副使並宣押至樞府治
事加楊沂中開府儀同三司賜名存中王德清遠軍節
度使進范同翰林學士五月丁未遣張俊岳飛如
楚州閱軍置司鎮江俊知秦檜欲罷兵首請以所部隸
御前且力贊和議檜深喜之遂罷三宣撫司以其兵隸
御前遇出師臨時取旨又置三總領所於湖北淮東淮

西以統諸軍錢糧仍掌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時軍制乍
更將士多不安乃命俊飛往淮東撫韓世忠軍初飛在
諸將中年最少以列校拔起累立顯功張俊不能平飛
屈已下之淮西之役俊以糧乏怵飛飛不為止帝賜札褒
諭有曰轉餉艱阻卿不復顧俊疑飛漏言還朝反倡言
飛逗遛不進以乏餉為辭至是俊知世忠忤檜欲與飛
分其背嵬軍飛義不肯俊大不悅既至楚州俊欲修城
為備飛曰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退保計俊變色會世忠

軍吏景著與總領胡紘言二樞密若分世忠軍恐至生
事紘上之朝檜捕著下大理將以扇搖誣世忠飛馳書
告以檜意世忠見帝自明俊於是憾飛遂密以飛報世
忠事告檜檜大怒 己酉金太師領三省事梁宋國王
幹布卒庚戌金主親臨日官奏戌亥不宜哭泣金主曰
君臣之義骨肉之親豈可避耶遂哭之慟命輟朝七日
六月己亥加秦檜特進進尚書左僕射 癸未張俊
岳飛至楚州俊以海州城不可守毀之遷其民統韓世

忠軍還鎮江惟背嵬一軍赴行在飛還不復出掌兵其僚屬多乞祠去俊每獨出視師 壬辰太保三京等路招撫處置使劉光世罷為萬壽觀使 金有司請舉樂金主以幹布新喪不許甲午紀王阿魯卒金主親臨輓朝如幹布喪 洪皓在金求得皇太后書是夏遣邵武布衣李微齋來帝大喜因御經筵謂講讀官曰朕不知太母消息幾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遂命微以官 秋七月戊戌秦檜上徽宗實錄遷少保 庚子

以翰林學士范同參知政事 癸卯金主以景宣皇帝

忌辰命尚食撤肉 甲寅罷淮北宣撫使官劉錡張俊

楊存中嫉錡言於朝曰淮西之役岳飛不赴援劉錡戰

不力秦檜信之遂罷錡兵命知荆南府 八月戊辰

立祚德廟於臨安祀晉程嬰公孫杵臼韓厥 兵部侍

郎王居正累與秦檜忤且力辯王安石父子學行之非

遂出知温州居正知不為檜所容以目疾請祠杜門言

不及時事客至談論經史而已檜猶忌之諷中丞何鑄

劾居正為趙鼎汲引欺世盜名奪職奉祠居正為學根
據六經楊時器之出所著三經義解示居正曰吾舉其
端子成吾志居正感勵首尾十載為詩書周禮辨學三
十九卷與時書同進二書既行天下遂不復言王氏學
甲戌樞密副使岳飛罷飛以恢復為己任不肯附和
議常讀檜奏至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恚曰君臣大
倫根於天性大臣而忍面欺其主耶金烏珠遺檜書曰
汝朝夕以和請岳飛方為河北圖必殺飛始可和檜亦

以飛不死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遂諷中丞何鑄侍御史
羅汝楫諫議大夫万俟卨等交章論飛奉旨援淮西暫
至舒蘄而不進比與張俊按兵淮上欲棄山陽而不守
乃罷為萬壽觀使奉朝請 九月秦檜以岳飛屢言和
議失計且嘗奏請定國本俱與檜大異必欲殺之乃與
張俊謀密誘飛部曲能告飛事者優與重賞卒無應者
俊聞飛嘗欲斬統制王貴又嘗杖之乃誘貴告飛貴不
肯曰為大將寧免以賞罰用人苟以為怨將不勝其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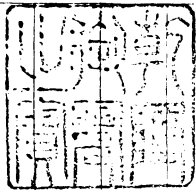
俊因劫以私事貴懼而從之檜又聞飛統制王俊善告
訐號鵑兒以奸貪屢為張憲所抑使人諭之俊許諾於
是檜謀以張憲王貴王俊皆飛部將使其徒自相攻發
因以及飛父子庶帝不疑俊時在鎮江乃自為狀付王
俊言副都統制張憲謀據襄陽還飛兵柄令告王貴使貴
執憲赴鎮江行樞密府憲未至俊預為獄以待之屬吏
王應求白俊以為樞院無推勘法俊不聽親行鞫鍊使
憲自誣謂得飛子雲手書命憲營還兵計憲被掠無完

膚竟不伏俊手自具獄成告檜械憲至臨安下大理寺
獄 戊申莫將韓恕自金還泗州時金左丞相烏珠欲
議和故縱將等歸朝以通意秦檜檜遂奏遣忠州團練
使劉光遠充大金通問使吉州刺史曹勛副之甲寅建
康大火 丙辰吳璘及人戰於劉家灣大敗之初璘進
兵拔秦州聞金統軍和珍與希卜蘇合兵五萬屯劉家
園請於胡世將擊之世將問策安出璘曰有新立疊陣
法每戰以長鎗居前坐不得起次最強弓次強弩跪膝

以俟次神臂弓約敵相搏至百步內則神臂先發七十步強弓併發次陣如之凡陣以拒馬為限鐵鈎相連俟其傷則更代代則以鼓為節騎出兩翼以蔽於前陣成而騎退謂之疊陣世將善之諸將竊議曰吾軍其殲於此乎璘曰此古東伍令也軍法有之諸君不識耳得車戰餘意無出於此戰士心定則能持滿敵雖銳不能當也遂進次劉家灣時和珍希卜蘇據險自固前臨峻嶺後控臘家城謂璘不敢犯璘揣知其情先一日會諸將

問所以攻姚仲曰戰於山上則勝璘然其言乃請戰金人皆笑夜半璘遣姚仲王彥銜枚渡渭陟峻嶺截坡約二將上嶺而後發火二將至嶺寂無人聲軍已畢列萬炬齊發敵駭愕曰吾事敗矣璘知和珍善戰希卜蘇善謀二酋異議乃先以兵挑之胡蓋果出戰鏖擊數十璘以疊陣法更迭戰輕來駐馬麾之士殊死鬪金人大敗降者萬人胡蓋走保臘家城圍而攻之城垂破朝廷方主和議以驛書令璘班師時璘復秦州其勢方張陝西

河東首領爭來附而楊政拔隴州破岐下諸屯郭浩復華
州入陝州而詔書遽至癸亥璘自臘家城引兵還河池浩
還延安政還鞏世將惟浩嘆而已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

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

陳墉

謄錄監生臣

祁有恭

戊寅詔修玉牒 秦檜奏召岳飛父子證張憲事使者
至飛第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遂與雲就大理獄
檜命中丞何鑄大理卿周三畏鞠之鑄引飛至庭詰其
反狀飛裂裳以背示鑄有舊涅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
膚理既而閱實俱無驗鑄察其寃以白檜檜曰此上意
也鑄曰鑄豈區區為一岳飛者強敵未滅無故戮一大
將失士卒心非社稷之長計檜語塞時鑄已除執政奉
使乃改命諫議大夫万俟卨為中丞以治之卨素與飛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五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宋紀一百十五

起重光作噩十月盡閏逢困
數十二月凡三年有三月

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
帝

紹興十一年冬十月丙寅朔金人入泗州遂入楚州淮
南大震戊辰楊政敗金人於寶鷄禽萬戶通檢貝勒

有怨遂誣飛令于鵬孫革致書張憲王貴令虛申探報以動朝廷雲與憲書令措置使飛還軍且云其書已焚飛坐繫兩月無可證者或教高以臺章所指淮西逗留事為言高喜白檜簿錄飛家取所賜御札御札往來日月皆可考悉收而藏之以滅跡高誣飛常自言已與太祖皆三十歲建節為指斥乘輿又使鵬革等證飛受詔逗留命評事元龜年取行軍時日雜定之傳會其獄大理卿薛仁輔寺丞李若樸何彥猷皆言飛無辜判宗正寺

士褒請以百口保飛無他且曰中原未靖禍及忠義是忘二聖不欲復中原也皆不聽韓世忠心不平詣檜詰其實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必須有世

忠曰必須有三字何以使人甘心固爭之亦不聽

考典必須

有史作莫須有何以使人甘心史作何以服天下今從中興紀事本末

壬午以吏部侍

郎魏良臣為金國稟議使知閤門事王公亮副之時烏

珠遣劉光遠還要官尊望著者為使秦檜乃遣良臣 癸

巳樞密使韓世忠罷世忠深以和議為不然及魏良臣

使金世忠諫曰中原豪傑莫不延頸以俟乎伐之師若
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消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北
使之來乞與面議復抗疏言秦檜誤國之罪檜諷言官
論之帝不聽而世忠連疏乞罷遂罷為醴泉觀使世忠
懲岳飛之事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跨驢攜酒從一
二童妓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罕得見其面是
月金人入濠州邵隆復商號陝州十一月己亥參
知政事范同罷與職奉祠同雖附和議以獨奏事為秦

檜所忌故逐之 秦檜忌李光諷中丞万俟卨論光陰
懷怨望與孫近朋比詔光滕州安置 辛丑金烏珠以
蕭毅刑具贍為審議使與魏良臣偕來 己酉雷 壬
子金蕭毅等入見議以淮水為界割唐鄧二州歲幣銀
絹各二十五萬許歸梓宮太后皇后帝悉從其請乙卯
以何鑄簽書樞密院事充大金報謝進誓表使庚申命
宰執及議誓撰文官告祭天地宗廟社稷何鑄奉誓表
往其畧曰臣構言今來畫疆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

鄧州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外并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匹兩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有渝此盟明神是殛墜命亡氏踣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敝邑永為憑焉毅辭帝諭曰今歲太后果還自當謹守誓約若猶未也則誓文為虛設耳 辛酉福建安撫大使張浚罷為檢

校少傅崇信軍節度使充萬壽觀使秦檜將議和遣工部員外郎蓋諒因事至闕中風浚使附其議當引為樞密使浚荅書言敵不可縱和不可成檜不悅會浚以母老乞祠乃有是命 十二月乙亥何鑄至汴見烏珠遂如會寧見金主 初邵隆在商州十年披荆榛瓦礫以為治招徠流散屢敗金人值和議成割商與金隆常怏怏徙知金州嘗以兵出金境秦檜恨之復徙知敘州 癸巳萬壽觀使岳飛賜死於獄時歲已暮而飛獄不成一

日檜手書小紙付獄即報飛死矣年三十九雲與張憲
皆棄市于鵬等從坐者六人令楊沂中湣其刑籍飛家
貲妻子遷嶺南于是薛仁輔李若樸何彥猷皆被黜布
衣劉允升上書訟岳飛冤下大理獄死凡傳成其獄者
皆進秩後洪皓以蠟書奏金人所畏服者惟飛欲捐燕
避之聞其死上下酌酒相賀飛少負氣節事親孝家無
姬侍吳玠素服飛願與交驩飾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旰豈
大將安樂時耶却不受玠益敬服帝欲為飛營第飛辭

曰國事未平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文官
不愛錢武官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師每休舍課將士注
坡跳濠皆重鎧以習之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
斬以徇卒夜宿民開門願納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
屋餓死不鹵掠卒有疾飛躬為調藥諸將遠戍飛遣妻
問勞其家死事者哭之而有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凡有
頒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衆嘗以八百人破
羣盜王善等五十萬衆於南薰門以八千人破曹成十

萬衆於桂嶺其戰烏珠於潁昌則以背嵬八百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皆破其衆十餘萬凡有所舉盡召諸統制與謀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敗猝遇敵不動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岳家軍難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闕一不可每調軍食必覈額曰東南民力耗敝極矣好賢禮士覽經史雅歌投壺恂恂如書生每辭官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議論持正不挫於人卒以此得禍

十二年春正月癸卯罷樞密行府 尚書省乞以岳飛

獄案令刑部鑊板徧牒諸路有進士和決者好直言飛
重禮之飛初下吏決上書訟其冤秦檜怒併送大理獄
坐決杖袁州編管先是提舉洪州玉隆觀薛弼為飛參
謀官與飛厚檜之間居永嘉也弼舊游其門万俟卨亦
與之善故由是得免又有王輔者嘗知彭山縣以賊敗
依飛鄂州飛亦厚待之至是輔遣其子孝忠上書指飛
為姦凶陰合檜意脫罪籍尋擢知普州 壬子金衍聖

公孔璠卒子拯襲 二月丁丑進封建國公瑗為普安

郡王封崇國公璩為恩平郡王 丙戌詔諸州修學宮

戊子金皇子濟安生母皇后費摩氏金主年二十四始

得子喜甚乃大赦告天地宗廟 癸巳何鑄還自金初

蕭毅至臨安帝曰朕有天下而養不及親徽宗無及矣

今立信誓明言歸吾太后朕不耻和不然朕不憚用兵

及何鑄曹勛往召至內殿諭之曰朕北望庭闈無淚可

揮卿見金主當曰慈親之在上國一老人耳在本國則

所繫甚重以至誠說之庶彼有感鑄至金首以太后為請金主曰先朝業已如此豈可輒改鑄伏地不能言勅再三懇請金主乃許歸徽宗鄭后之喪與帝母韋氏遣鑄等還三月壬寅命普安郡王瑗出就第朝朔望

丙午金以烏珠為太傅辛亥放齊安郡王士褒于建州

秦檜惡其救岳飛也丙辰金遣左宣徽使劉筈等以

衣冕圭寶珮璲玉冊冊帝為宋帝其冊文曰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昊天降喪於爾邦亟瀆齊盟自

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盖十有八年於茲
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禍誕誘爾衷封奏狎
至願身列於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筭等持節
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服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
恭聽朕命筭宗彥之子也 陝川宣撫副使胡世將卒
以禮部侍郎鄭剛中代之剛中節制諸將尤極嚴肅每
入謁必先庭揖然後就坐吳璘加少師語主閤吏乞講
鉤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

廢軍容璘惶恐聽命 戊午金立皇子濟安為皇太子

封皇后父太尉呼達為王初制度未立嗣統者皆自諳
巴貝勒即位至是立濟安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貢

院上博學宏詞合格人京官洪遵選人沈介洪适詔賜
遵出身适同出身介循一資介德清人遵适皆皓子也
皓久在敵中至是和議定皓報太后歸耗辛酉宰執賀
太后有來期帝曰洪皓身陷敵區乃心王室誠可嘉也
二子並中詞科亦忠厚之報遂授遵館職适敕局刪定

官自中興以來詞科中選即入館自遵始 夏四月甲

子朔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

宮禮儀使 庚午賜禮部進士陳誠之以下二百五十

四人及第出身初秦檜無子取妻兄王暎孽子熺養之

至是舉進士考官擢為第一故事凡有官者赴試謂之

鎖廳人鎖廳人不為狀元自皇祐初沈文通始政和末

王昂榜嘉王楷亦降為第二熺時已除職檜以為嫌引

故事辭會誠之策專主和議遂擢為第一而熺次之特

遷左朝奉郎通判臨安府賜五品服時同年皆謁熺唯

臨川李浩不往 戊寅封韋淵為平樂郡王 金五雲

樓重明等殿成 辛巳皇后邢氏凶問至后以九年六

月庚戌崩於五國城金人祕之至是始聞喪帝為輟朝

行釋服之祭諡懿節皇后祔神主於別廟考異宋史高宗紀云紹興

九年六月庚戌皇后邢氏崩於五國城十二年四月丁卯皇太后偕梓宮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劉綬護送

梓宮高居安護送皇太后邢皇后傳云九年崩於五國城金人祕之顯仁太后回鑾始得崩問金史熙宗紀云

皇統二年三月丙辰歸宋帝母韋氏及故妻邢氏天水郡王并妻鄭氏喪於江南三朝北盟會編云紹興十二年

金人許還徽宗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及皇太后皇后又
云金國以徽宗顯肅梓宮及皇太后邢皇后還邢皇后
中途上仙至是皇太后及三梓宮入楚州界按金史北
盟會編與宋史所載不同未審孰是蓋邢后實崩於九
年金人秘之許歸者其謾詞也及和議已成事不可揜
而又欲匿其秘喪之情則給曰既行而殂以梓宮來歸
北盟會編云中途上仙是不辨其詐而遂以為實也顯
仁太后還確知其崩日故宋史據實言之九年書邢后
崩而是年於何鑄之還不言許歸邢后然又云以王次
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兩宮者何太后邢后也藉令何
鑄使還金人不許歸邢后安得有奉迎兩宮之名耶四
月辛巳之凶問其為金人之詭計也明矣今邢后崩年
月日則從宋史金人許歸兩宮則從金史及北盟會編
九年不書崩至是因凶問而詳言其故若中途上仙之
說宋金二史皆
無明文姑闕之

甲申增修臨安府學為太學 五月乙

已初置權場於盱眙凡權場之法商人貲百千以下者
十人為保留其貨之半在場以其半在泗州權場博易
俟得北貨復易其半以往大商悉拘之以待北賈之來
兩地商人各處一廊以貨呈主管官牙人往來評議毋
得相見每交易千錢各收五釐息錢入官其後又置於
光州棗陽安豐軍金亦於壽鄧二州鳳翔府各置權場
金主自去年荒於酒與近臣飲或繼以夜宰相入見
輒飲以酒曰知卿等意今既飲矣明日當戒因復飲辛

酉宴羣臣於五雲樓皆盡醉而罷 六月辛未安置王

庶於道州御史胡汝明論其譏訕朝政故也 初興元

府有六堰引褒水溉民田數千頃故漢中地稱膏腴兵

興以來歲久弗治至是川陝宣撫都統制楊政率衆修

復偶夏水隄決政親往督役其後堰成省漕運二十餘

萬石又城南並蔭江岸水數至城下政仍作長隄捍

之水遂趣南岸城賴以安 諫官羅汝楫劾福建僉判

胡銓飾非橫議秋七月壬辰朔除名新州編管 丁酉

金賜太傅烏珠金券 八月辛酉朔金烏珠以書來求
商州及和尚方山二原地 初朝廷遣川陝宣諭使鄭
剛中照舊吳玠劉豫所管分畫地界宣撫副使胡世將
奏秦商二州元不係玠所管合自二州以南為界惟和
尚原係玠立寨元非劉豫地分宜依舊保守如悉為彼
占則四川並無限隔雖興州殺金平仙人原稍險別有
平路得以入川利害灼然不可許至是剛中言和尚原
自紹興四年後便屬劉豫非吳玠地分當割還大金從

之丙寅簽書樞密院事何鑄罷秦檜以鑄不傳會岳
飛之獄怨之諷万俟卨論其過欲竄諸嶺表帝不許遂
出知徽州尋責授秘書少監徽州居住辛未金復封
太宗子呼嚕為王甲戌以御史中丞万俟卨參知政
事充大金報謝使壬午皇太后韋氏至自金后有智
慮初聞金人許還三梓宮后恐其反覆呼役者畢至然
後起攢宮時方暑金人憚行后慮有他變乃陽稱疾須秋
涼進發既而稱貸於金使得黃金三千兩以犒其衆由

是途中無虞后将發淵聖卧車前泣曰歸語九哥與丞相我得太一宮使足矣他不敢望也后許之誓而别及歸帝至臨平奉迎見后喜極而泣后以北方聞韓世忠名召至簾前曰此為韓相公耶慰問良久至臨安入居慈寧宮始知朝議遂不敢述淵聖車前之語已丑帝易總服百官亦如之奉迎徽宗及顯肅懿節二后梓宮奉安於龍德別宮初靖康之亂柔福帝姬隨北狩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柔福自金潛歸詔遣老宮人視之其

貌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畧能言彷彿帝惻然不疑即召入宮封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資粧一萬八千緡至是太后回鑾言柔福死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開封尼李善靜也善靜嘗遇一宮婢謂子貌甚類柔福因告以宮禁事教之為詐計其前後請給賜賚凡四十七萬九千緡詔杖殺之 金歸孟庾李正民 川陝宣撫副使鄭剛中分畫陝西地界割商秦之半以畀金存上津豐陽天水三縣及隴西成紀餘地棄和尚方山二原

以大散關為界於是宋僅有兩浙兩淮江東西湖南北蜀
福建廣東西十五路而京西南路止有襄陽一府陝西
路止有階成和鳳四州凡有府州軍監一百八十五縣
七百三而已 九月乙未以孟忠厚為樞密使充攢宮
總護使秦檜欲罷張俊樞密之任乃假忠厚樞密使且
外示加寵於戚里 壬寅大赦乙巳加秦檜太師封魏
國公檜入朝賜以玉帶使服之檜辭帝曰梓宮歸葬慈
親就養皆卿之功也此未報百分之一不必辭先三年

通和赦河南新復州軍樓炤草赦金烏珠讀之謂不歸
德其國遂指為釁以起兵至是檜懼當制者不能悅金
遂屬其黨程克俊為文曰上穹悔禍副生靈願治之心
大國行仁遂子道事親之孝可謂非常之盛事敢忘莫
報之深恩而况申遣使輶許惇盟好來存歿者萬餘里
慰契闊者十六年禮備送終大啟固陵之吉壤志申就
養日承長樂之慈顏四方遺黎讀之有泣下者 丙午
金使劉苦等九人入見戊申以王次翁充大金報謝使

藏金誓詔於內侍省

遣沈昭遠如金賀生辰楊愿賀

正旦賀禮俱用金茶器千兩銀酒器萬兩錦綺千匹金
循遼例不欲兩接使人故併遣使歲以為常 冬十月

乙丑始聽中外用樂

丙寅攢徽宗皇帝及顯肅皇后

於會稽永固陵以懿節皇后祔尋改陵曰永裕 乙亥

以翰林學士程克俊發書樞密院事

丁丑以皇太后

回鑾進封秦檜為秦魏兩國公檜以封兩國公與蔡京

同辭不拜

丁亥置福建路提舉茶司事

十一月壬辰

左朝散郎建陽黃達如言太后回鑾梓宮還闕茲為盛
事望宣付史館然後褒功罰罪大明黜陟將前日異論
沮謀者明正典刑其力主和議者重加旌賞庶上慰徽
宗二后在天之靈少紓太母留滯抑鬱不平之氣詔禮
部侍郎蕪實錄修撰王賞編付史館達如嘗知南雄州
以賊罪為提點坑冶官韓球所按代還奏事乃上此奏
焉 癸巳樞密使張俊罷初俊贊秦檜成和議約盡罷
諸將獨以兵權歸俊及和議定諸將罷而俊無去意檜

諷侍御史江邈論之言俊據清河坊以應讖兆占承天寺以為宅基大男楊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於上流他日變生禍不可測帝曰俊有復辟功無謀反事會樞密使孟忠駿事還朝而邈又言俊之過俊乃求去位遂罷為節度使充醴泉觀使進封清河郡王奉朝請左司員外郎李椿年言經界不正十害一侵耕失稅二推割不行三衙前及坊場戶虛供抵當四鄉司走弄稅名五詭名寄產六兵火後稅籍不信爭訟日

起七倚閣不實八州縣隱賦多公私俱困九豪猾戶自
陳稅籍不實十逃田稅偏重故稅不行且言臣聞平江
歲入昔七十萬斛有奇今按其籍惟三十九萬餘然
實入才二十萬耳詢之土人皆欺隱也望考按覈實自
平江始然後施之天下則經界正而仁政行矣上謂宰
執曰椿年之論頗有條理秦檜亦言其說簡易可行乃
詔椿年措置椿年請先往平江諸縣俟就緒即往諸州
要在均平為民除害更不增歲額從之 以知鎮江府

劉子羽提舉江州太平觀先是子羽言和好本非久遠計宜及閒暇修城壘厲器械備舟楫以俟時變秦檜始以子羽復職由張浚所薦已不悅至是益怒諷諫官羅汝楫論其專任私意變亂是非遂罷歸已亥禁貶謫

人私至臨安

庚子作崇政垂拱二殿

辛丑楊國

公劉光世卒帝臨奠贈太師諡武僖光世在諸將中最先進律身不嚴馭軍無法不肯為國任事嘗入對言願竭力以報國他日史官書臣功第一帝曰卿不可徒為

空言當見之行事建炎初結內侍康履以自固又早解
兵柄與時浮沈不為秦檜所忌故能竊寵榮以終其身

徽猷閣待制致仕尹煇卒於紹興府帝知其貧特賜錢
三百緡煇質直弘毅實體力行程頤嘗曰我死而不失
其正者尹氏子也學者稱為和靖先生 寶文閣直學

士熒崇禮卒崇禮聰敏絕人獨覃心辭章晚始登第以
縣主簿驟升華要端方亮直不憚強禦秦檜初罷政崇
禮草詞顯著其惡檜深憾之及再相矯詔下台州就崇

禮家索其藁自於帝前納之且將修怨而崇禮已歿樓
鑰叙其文以為當書命之任明白洞達雖武夫遠人曉
然知上意所在人稱為北海先生 詔秘書少監秦熈

修日歷 庚戌樞密使孟忠厚罷忠厚始以外戚貴顯

然能避權勢不以私干朝廷秦檜忠厚之僚壻也未嘗

親附世以此重之至是山陵畢檜諷臺諫引故事外戚

不預政罷之以少傅知建康府 加張中孚開府儀同

三司中彥靖海軍節度使辛亥並遣還金 十二月癸

未以太師秦檜生辰賜宴於其第自是歲為例 金皇
太子濟安病劇金主與皇后詣佛寺焚香流涕哀禱曲
赦五百里內罪囚甲申太子卒謚英悼葬興陵之側金
主送至烏濟赫水而還命工塑其像於儲慶寺金主與
皇后詣寺安置之 初陝西連歲不雨至是涇渭灞滹
皆竭五穀焦槁秦民無以食爭西入蜀鄭剛中以誓書
所禁不敢納皆散去餓死其壯者北人多買為奴婢郡
邑蕩然矣 西遼感天后蕭氏卒子夷列立改元紹興

籍民十八歲以上者得八萬四千五百

十三年春正月癸巳醴泉觀使韓世忠請以其私產及上所賜田租計從來未輸之稅并歸之官從之仍賜詔獎諭 戊戌加上徽宗謚曰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帝己亥親饗太廟奉上冊寶 癸卯

建國子監太學以岳飛宅為之 乙巳詔大理寺丞袁

杲燕仰之往靜江府推勘提舉江州太平觀胡舜陟不法事先是舜陟帥廣西因奉詔討郴賊駱科餘黨饋

餉不繼與轉運副使呂源有隙源即奏舜陟賊汙僭擬
傲慢不恭又以書抵秦檜言舜陟非笑朝政檜素忌舜
陟遂奏遣桷等雜治 二月丙寅封韓世忠為咸安郡
王張俊勲譽在世忠左特以主和議為秦檜所厚顧先
得王至是世忠輸積年租賦於官乃有是命 先是詔
試進士無用經義詩賦國子司業高閎言取士之法國
初循唐制用詩賦神宗始以經術造士遂罷詩賦又慮
不足以盡人材乃設詞學一科試以雜文帝曰詩賦亦

雜文也閱曰取士以經義為主不過三場後加詩賦為四場不能無礙蓋太學之法旬有課月一周之月有試季一周之若加一場則課試之法遂紊自元祐以來雖增為四場終不可行者蓋以此也今欲以經義第一詩賦第二論策第三帝可其奏庚辰閱具分三場乞永為定式 辛巳祕書少監秦熈上建炎以來日歷五百九十卷秦檜自知不為士論所與乃以熈領國史取其罷相以來一時詔旨章疏稍及於已者悉皆更易焚棄日歷時政記亡失已多

不復可考是後凡所記錄莫非其黨姦佞之辭不足以
傳信天下後世矣 乙酉建景靈宮以劉光世賜第為
之遣官自温州奉迎祖宗神御至遂詣天章閣西殿告
遷徽宗及顯恭顯肅二后神御併奉安之 三月辛卯

金以尚書左丞勗為平章政事勗本名烏葉光懿皇后
忌辰金主將出獵勗諫而止金主日與近臣酣飲莫能
諫止勗上疏諫乃為止酒 丁酉金太皇太后唐古氏

殂於明德宮 乙巳築太社太稷壇丙午築園丘於龍

華寺之西賑淮南饑民仍禁遏糴 己酉金封皇子道

濟為魏王封其母為賢妃道濟初居外至是養之宮中

夏四月癸酉頒鄉飲酒儀於郡國祭酒高閑草上儀

也僕介之位皆與古制不合慶元中朱熹以儀禮改定
學者皆遵用之主賓僕介之位始有定說 甲戌毀獄

吏訊因非法之具 殿中侍御史李文會論寄居士大

夫干擾州縣望嚴加戒約儻或不悛令監司郡守密具

姓名聞奏重置典憲從之時士大夫與秦檜異論者多

奉祠里居或僑寄他郡自是以次被罪 是月蒙古復
叛金金主命將討之 閏月己丑立貴妃吳氏為皇后
后開封人年十四選入王邸帝既即位后常以戎服侍
左右習書史善翰墨寵遇日隆累進貴妃帝憐邢后在
金虛中宮以待其還至是秦檜累表請立后皇太后亦
以為言帝從之檜兄直學士院秦梓草詞遂以梓為翰
林學士 提舉洪州玉隆觀胡思直顯謨閣徐林坐議
沮經界停官遠徙壬寅詔民田不上稅簿者沒入稅簿

不謹書者罪官吏時兩浙轉運副使李椿年行經界法量田
不實者罪至徒流江山尉汪大猷白椿年曰法峻民未喻固
有田少而供多者願許陳首追正椿年為之輕刑 戊
申命史館編靖康建炎忠義錄 乙卯參知政事王次
翁罷初太后回鑾次翁為奉迎扈從禮儀使時金使責
貸金於太后然後許入境次翁以未得秦檜命堅不肯
償相持境上凡三日中外憂慮副使王暎裒金與之太
后始得歸見帝泣訴其事曰王次翁不顧國家利害

萬一有變則我子母不相見矣帝震怒欲暴其罪誅之
次翁先白檜且道不敢專與之故檜大喜力為營救而
帝怒不解故罷檜當國凡居政府者莫不以微忤斥始
終不貳於檜者惟次翁一人 五月甲子張九成坐黨
趙鼎謫居南安軍九成既免喪秦檜取旨上曰自古朋
黨畏人主知之此人獨無所畏可與官觀先是徑山僧
宗杲善談禪理從游者衆九成時往來其間宗杲嘗抗
論和議檜深惡之編配宗杲至是右司諫詹大方言頃者

鼓唱浮言九成實為之首僧宗杲從而和之今宗杲已
遠竄為首者豈可置而不問望罷九成宮觀投之遠方
以戒傾邪故有是命九成在南安十四年每執書就明
倚立庭輒歲久雙趺隱然廣帥致簞金九成曰吾何敢
苟取悉歸之中書舍人楊愿請依唐乾元及國朝故
事令天下置放生池祝聖壽乙亥詔諸路監司措置申
省丁丑天申節宰臣率百官上壽始用樂郡縣錫宴
如承平時臨安府及屬縣並獄空甲申詔獎守臣王

喚是日金初立太廟社稷 六月癸巳壽星院乞撥
放度牒上曰朕觀昔人惡釋氏者即非毀其教好釋氏
者即崇尚其徒二者皆不得中朕於釋氏但不使其太
盛耳言者皆欲多鬻度牒以資國用朕謂不然一度牒
所得不過一二百緡而一夫不耕其所失豈止一度牒
之利若住撥十數年其徒當自少矣 壬寅發書樞密
院事程克俊罷以万俟卨兼權發書樞密院事 庚戌
通問使洪皓張邵朱弁還自金自建炎以來奉使如金

被囚者三十餘人多物故惟三人以和議成許歸已而金人遣七騎追之及淮而皓等已在舟中矣皓居冷山距會寧二百里地苦寒穴居百餘家陳王烏克紳聚落也烏克紳敬皓使教其子或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麕布嘗大雪薪盡以馬矢然火煨麵食之或獻取蜀策烏克紳特以問皓皓力折之烏克紳銳意南侵曰孰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皓曰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自古無四十年用兵不止者又數為言所以來為兩

國事既不受使乃令深入教小兒非古者待使臣之禮也烏克紳或答或默忽發怒曰汝作和事官而口硬如此謂不能殺汝耶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隆淵為辭可也烏克紳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且力言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性勇於為義當艱危中不少變懿節皇后之戚趙伯璘隸烏克紳麾下貧甚皓每賙之范鎮之孫祖平為傭奴皓言於其主而釋之劉光世庶女為人恭承贖而嫁之其他貴族

名家子流落於北者無不盡力拯救留金十五年而還
入對內殿力求郡養母帝曰卿忠貫日月志不忘君雖
蘇武不能過豈可舍朕去耶請見慈寧宮帝人設簾太
后曰吾故識洪尚書命撤之皓退見秦檜語連日不止
曰張和公金人所憚乃不得用錢塘暫蹕而景靈宮太
廟皆極土木之華豈非示無中原意乎檜不懌謂其子
書省正字适曰尊公信有忠節得上眷但官職如讀書
速則易終而無味須如黃鍾大吕乃可遂除徽猷閣直

學士提舉萬壽觀邵初被囚柞山踰年送劉豫使用之
邵見豫長揖而已又呼豫為殿院責以君臣大義詞氣
俱厲豫怒械於獄久之復送於金拘之燕山僧寺從者
皆莫知所之邵又以書言於金曰劉豫挾大國之勢日
夜南侵不勝則首鼠兩端勝則如養鷹飽則颺去終非
大國之利金人徙之會寧及還入見除秘書修撰主管
佑神觀司諫詹大方論其使事無成改台州崇道觀弁
初副王倫使金既就館守之以兵久之金將議和當遣

一人受書還欲弁與倫探策決去留弁曰吾來固自分必死豈應今日覲幸先歸願正使受書歸報天子成兩國之好早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外國猶生之年也倫將歸弁謂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為信今無節有印印亦信也願留之使弁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解以授弁弁受而懷之卧起與俱金人迫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亦南歸之漸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恣北面臣之乎吾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

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為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
久之復欲易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
之不可從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
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訣洪皓曰殺行人
非細事吾曹遭之命也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乃具酒召
被掠士夫飲半酣語之曰已得近郊某寺地一旦畢命
報國諸公幸瘞我其處題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公
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泣下莫能仰視弁談笑自若曰此

臣子之常諸君何悲也及尼瑪哈死并密疏金國虛實
曰此不可失之時也遣李發間行歸報王倫還以并奉
徽宗大行之文為獻帝讀之感泣官其親屬五人謂丞
相張浚曰并歸日當以禁林處之至是入見便殿并謝
且曰人之所難得者時而時之運無已事之不可失者
幾而幾之藏無形惟無已也故來遲而難遇惟無形也
故動微而難見陛下與金人講和上返梓宮次迎太母
又其次則憐赤子之無辜此皆知幾之明然時運而往

或難固執幾動有變宜鑑未兆盟可守而詭詐之心宜
默以待之兵可息而銷弭之術宜詳以講之金人以黷
武為至德以苟安為太平虐民而不卹民廣地而不廣
德此皆天助中興之勢若時與幾陛下既知於始願圖厥終
帝曰善賜賚甚厚秦檜惡其言敵情奏以初補官易宣
教郎直秘閣而卒 帝書六經刻石於太學 袁桷燕仰
之至靜江以胡舜陟屬吏居兩旬辭不服而死於獄舜
陟再守靜江有惠愛邦人聞其死皆為之哭丐者亦歛

數十千致祭既而舜陟妻汪氏訴於朝詔通判德慶府
洪元英究實元英言舜陟事涉曖昧其得人心雖古循
吏無以過帝謂秦檜曰舜陟從官無罪不至死勘官不
可不懲遂送桡仰之吏部時虔寇擾江西浸及閩廣
而州縣多無備又兵官有常屯不敢越他界以故賊得
往來如志環數千里民被其害侍御史李文會言州縣
事同一家願令三路帥臣監司共議合兵將以據要衝
仍令期會共為掩襲使賊出輒遇兵則竄無所逃庶易

於減從之 秋七月甲子詔求遺書 壬申雨雹 癸

未奉安至聖文宣王於國子監大成殿命秦檜行禮時
監學初成帝自題賜書閣榜曰首善 八月戊申金墜

欽仁皇后於恭陵 初錢塘江有石隄以捍水故無水

患歲久隄且圯乃置捍江兵二千人專令採石修隄人
以為便其後壯者以給他役弱者且不可用蓋僅存十
之一或謂近歲潮頭東激而沙磧西湧故西岸雖不治
而自固至是侍御史李文會言水勢不常方潮頭東激正

西岸宜修之時乞詔補捍江兵仍稍增其數使專採石
修隄如曩制則潮不能為患從之 九月丁巳宗室子
偁卒於秀州命安普郡王瑗為子偁解官持服 甲子
權直學士洪皓出知饒州時金人來取趙彬輩三十人
家屬詔歸之皓曰昔韓起謁環於鄭鄭小國也能引義
不與金既限淮官屬皆吳人宜留不遣若遽從之彼謂
秦無人益輕我矣檜變色曰公無謂秦無人既而復上
疏言恐以不與之故或致渝盟宜告之曰俟淵聖及皇

族歸乃遣又言王倫郭元邁以身徇國棄之不取緩急
何以使人檜大怒初檜在金軍中達蘭攻楚州久不下
命檜草檄諭降有實訥者在左右知狀皓與檜語及金
事因曰憶實訥否別時托寄聲檜意士大夫莫有知者
聞皓語深以為憾遂令李文會奏皓不求省母檜進呈
因及宇文虛中事上曰人臣之事君不可有二心有二
心者春秋之法所不赦乃命出皓

考異達蘭宋史秦檜傳作尼雅滿誤按檜在

達蘭軍中與之善故令檜草檄未嘗在尼雅滿軍中也

冬十月庚寅製渾天儀靖

康之變五儀悉歸於金至是更謀制作 十一月庚申

日南至合祀天地於圜丘大赦 十二月癸未朔日食

雲陰不見秦檜率百官表賀自是率如之逮檜卒乃止

庚寅秦檜以瑞雪應時率百官表賀自是歲以為常

癸巳賜喜雪御筵於尚書省初復故事也 建祕書省

乙巳秦檜辭生日賜宴詔曰以不世之英值難逢之

會始生之日可不為天下慶乎宜服異恩無守沖節檜

每生日四方獻壽者以金玉為不足搜世間之希奇以

媚之錫賚踵至賜教坊樂佐酒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
子嬉笑言微高檜目之少頃檜起更衣而不出其妻王
氏使人伺之乃在一室中默坐蓋嘆其子不足以相副
也 已酉金遣完顏煜等來賀明年正旦以金酒器六
事綾羅紗縠三百端馬六匹為禮自是使命往復不絕
歲遺物數亦無增損 是月始頒來歲厯於諸路 復
置三館上謂宰執曰人才須素養太宗置三館養天下
之士至仁廟人才輩出今日若不興學校將來安得人

才用耶 是歲行人宋汝為自金逃歸作恢復方畧獻
於朝秦檜置之不問以為通直郎汝為遂上檜書言金
人轉輸淮北慮秋冬必復猖獗烏珠不死兵革不休雖
欲各保邊陲安可得也檜惡其言欲縛送於金汝為乃
變姓名為趙復徒步入蜀

十四年春正月丁卯提舉江州太平觀黃龜年落職福
州居住龜年為御史嘗論秦檜之罪故也 戊申內出
鎮圭付國子監以奉文宣王丁巳遣羅汝楫報謝金國

是月樂平水關河衝里間田隴數十百頃田中水類
為物所吸聚為一直西行高平地數尺不假隄防而自
行里南程氏家井水溢高數尺天矯如長虹聲如雷穿
墻毀樓二水鬪於杉墩且前且却約十餘刻乃解各復
故 二月辛卯復置教坊凡樂工四百十六人以內侍
充 丙午參知政事万俟卨罷初卨自金還秦檜假金
人譽已數千言屬卨以聞卨難之他日奏事退檜坐殿
廬中批上旨輒除所厚者官吏箝紙尾進卨拱手曰不

聞聖語却不視檜大怒自是不交一語諷中丞李文會
諫議詹大方論之高遂求去帝命以資政殿學士出守
及入謝上問勞甚悉檜愈怒給事中楊愿因封還錄黃
遂命提舉江州太平觀 己酉以資政殿學士知建康
府樓炤簽書樞密院事無權參知政事 三月丁卯避
金太祖嫌名改岷州為西和州又改川陝宣撫為四川
宣撫司以陝西地盡入於金故也 太學文宣王廟成
司業高閑表請臨視帝從之己巳幸太學止輦於大成

殿門外步趨升降退御敦化堂命禮部侍郎秦熈執經
高閣講易泰卦學官內外舍生推恩有差即除閔禮部
侍郎於是帝親製文宣王及七十二子贊並刻石置於
太學右丞務郎胡宏見閔表遺書責之曰太學明人倫
之所在也太上皇帝刼制於強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
心切骨卧薪嘗膽必報之大讐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在
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
天罔人以大讐大辱為大恩乎昔晉廢太后董養游太

學升堂嘆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遠引而去
今閣下目覩忘讐逆理北面強敵以苟晏安之事猶偃
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
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從而為
之辭是黨其惡也豈不與董養異哉宏寅之弟也 壬

申解潛坐黨趙鼎責授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

時福建羣盜未滅而海賊朱明熾甚夏四月辛巳詔統
制官張守忠往討之未幾悉降 丙戌命秦檜提舉製

渾儀以內侍邵鐸專領其事詔有司求蘇頌遺法來上
帝謂檜曰宮中已製成小範可測天象日以晷度夜以
樞星為則非久降出用之為式但廣其尺寸耳 丁亥
初禁野史時著作郎林機希秦檜意因言有失意之人
匿跡近地窺伺朝廷作為私史以售其邪說檜遂請下
詔禁之 甲午金人來求淮北人之在南者詔願者聽
還 五月丙辰饒州言右迪功郎姜樓等獻錢十萬緡
以助國用帝曰國用有常自不至闕不然雖多亦有不

足之患其還之 甲子簽書樞密院事樓炤罷為李文會
所劾故也 乙丑李文會言禮部侍郎高閑工部侍郎
王師心起居舍人吳秉信此三人者若久在朝必害至
治詔出閑知筠州師心知袁州秉信知江州先是上在
經筵常與閑論張九成在何處檜曰九成頃以倡異惑衆
為臺臣所論既與郡乃乞祠觀其意終不為陛下用帝
曰九成清貧不可無祿檜疑閑薦之呼給事中楊愿詢
其事文會即劾閑是日拜文會簽書樞密院事自是執

政免即以言者代之 丙寅婺州大水 初兩浙轉運副使

李椿年置經界局於平江守臣周葵問曰公今欲均賦耶
或遂增稅也椿年曰何敢增稅葵曰苟不欲增胡為言本
州七十萬斛椿年曰若然當用圖經三十萬數為淮時
秦檜怒葵不已椿年因奏葵在郡錫宴北使飲食臭腐
致行人有辭甲戌葵坐落職奉祠自是投閒十一年 是

月嚴信衢建四州水

六月辛巳朔日有食之

考興宋史高宗

紀天文志是年六月辛巳朔日食不書今據金史熙宗紀錄之

以右朝奉郎曾惇知

台州博嘗獻秦檜詩稱為聖相故以郡守處之自檜擅權凡投書啟者以臯夔稷卨為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相乙未賑閩浙被水之民內侍白鶚從太后北歸者因宣言閩浙大水變理乖盭洪皓名聞中外胡不用鶚館客張伯麟嘗題太學壁云夫差而忘越人之殺而父乎秦檜怒之至是俱下獄丙申鶚坐誹謗刺配萬安軍伯麟亦刺配吉陽軍御史中丞詹大方遂奏皓與鶚為刎頸交更相稱譽然鶚初不識皓也特以從太后在

金素聞皓名故為是言丁酉罷皓提舉江州太平觀

甲辰淮東轉運判官湯鵬舉言五月乙亥楚州鹽城縣
海清秦檜請賀帝不許 乙巳詔國子監置小學 秋

七月戊午同簽書樞密院事王倫為金人所殺倫留居
河間者六年至是金人欲以為河間平灤三路都轉運
使倫已受命復辭金主曰此反覆之臣也俾縊殺之倫
厚賂使人少緩冠帶南向再拜慟哭乃就死倫子述與
從兄遵間入金境至河間得倫骨以歸官給葬事後謚

愍節

考異宋史王倫傳云倫死河間地震雨雹三日不止人皆哀之按金史熙宗紀是年十一月壬辰以

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而七月不書地震雨雹所震亦不止河間藉令河間于是月地震亦復于倫死何涉耶蓋當時諛墓者傳會之辭不足信也

庚午金建原廟於東京

秘

書省成丙子帝臨視

八月癸未金主殺其子魏王道

濟

九月辛酉分利州為東西路

壬申徙趙鼎吉陽

軍安置秦檜怨鼎凡鼎所善者如張九成折彥質張戒解潛辛承宗皆指為鼎黨貶斥之鼎在潮五年杜門謝客絕口不言時事有問者惟自引咎而已先是鼎請正

建國公皇子之號檜言鼎欲立皇太子是待陛下終無
子也宜俟親子乃立至是中丞詹大方希檜意劾鼎與
其黨范冲邪謀密計轉相扇惑以徼無妄之福蓋指皇
子而冲嘗為翊善故也是日帝謂宰執曰可遷鼎遠地
庶其門生故吏知不復用遂有是徙鼎謝表有曰白首
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檜見之
曰此老倔強猶昔遂必欲殺之以鼎在朝日錄事參軍
石恡待之有禮遂除恡名編管潯州 癸酉命臨安府

索蔡京子孫逮赴貶所遇赦永不量移從侍御史汪勃言也 冬十月甲午右正言何若請戒內外師儒之官

黜程頤張載之學禁絕遺書俾勿傳誦從之 庚子詔

州縣文臣初至官詣學祇謁先聖乃許視事從前知永
州羅長源言也 十一月甲子帝即宮中閱試三衙將

士自是歲以冬月行之號內教 知藤州周誘李光唱

和其間言及和議有諷刺者積得數篇密獻於秦檜檜
怒令楊愿論之癸酉徙光瓊州安置 乙亥觀文殿學

士提舉洞霄宮朱勝非卒勝非張邦昌友壻也始邦昌
僭位勝非常械其使及金人過江勝非請尊禮邦昌錄
其後以謝敵苗劉之變保護功居多然忌趙鼎出之宣
撫川陝為清議所抑 壬辰金立借貸飢民酬賞格甲
辰以河朔諸郡地震詔復百姓一年其壓死無人收葬
者官為斂藏之陝西蒲解汝蔡等處因歲饑流民典僱
為奴婢者官給絹贖為良放還其鄉 是月金黃龍府
之北大雪色赤如血至暮方消 十二月丁酉簽書樞

密院事李文會罷尋責筠州居住以中丞楊愿論之不
已故也自秦檜再相每薦執政必擇世無名譽柔佞易
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執政州
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樓炤范同万俟卨程克俊及
文會等不踰年必以罪罷尚慮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
軍且令人伺察之 庚子以御史中丞楊愿簽書樞密
院事愿舉劾迎秦檜意人號為肉簡牌至是論李文會
遂代其位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十五